現代社會的韻律與時間

■郭文華

作爲感官的一個維度，時間無所不在又無法捉摸，是抽象卻又與我們須臾不離的大哉問。從物理學對時空的定義、生命科學對生理周期的探索，到文人雅士對光陰流逝的感傷、凡夫俗子對送往迎來的約定俗成，在在顯示時間這個議題對人類生活無遠弗屆的影響。當然，時間與社會有許多面向的思考，不可能一一討論。這篇小文只想從時間感與社會的互動出發談這個問題：時間用什麼方式塑造現代社會？

不消說，現代社會與資本主義興起有很大關係，而時間在裡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富蘭克林在《老前輩給年輕商人的忠告》中可不就清楚寫著「記著，時間就是金錢。」？而最近某經濟學家還眞的爲此細細推敲，指出一般人每天刷牙所花的三分鐘相當於四十五美分，洗車的半小時則相當四塊半美元。翻開手邊記事本的附錄，標題也聳動地教你「偷取時間六招」。當然，以上是比較誇張的引申。在此我不想重複富蘭克林格言提醒大家節約時間的重要，而是從這些奇特的現代版「富蘭克林格言」出發，提出一個較少人切入的角度：時間需要刻度與規格以便於感知；要把時間刻度作表述才能與金錢相同，成爲計算與兌換的共通工具。

以下我們回溯標示時刻與區劃時間的歷史，略述它們與現代社會的交會。首先是時刻的精密化。遠自古埃及人類便爲區劃晝夜發明日晷、水鐘與其他早期的計時器，以確定一天的行儀。雖然這些器具已經有細至時辰、小時，甚至刻鐘的區劃，但當時對一般人來說時間不過是自然變化在塵世留下的痕跡，毋庸質疑也不必說明。「草木生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頭，是普羅大眾管理工作與生活的參考點，而月亮的盈虧與星辰的升降則提供夜晚活動所需的時間座標，不多也不少。而一些工具，如沙漏或是線香的燃燒可以大致估計一段短的時間，而自身也變成時間的計算單位，如我們比較熟悉的「炷香」等，但用得著的情況不多。

機械鐘表的普及化顯然改變這個說法。手上的精緻懷表與起居室的美麗櫃鐘，不但讓中產階級也享受到原先只有貴族才能擁有掌握時刻的裝飾性品味，它也讓尚不曾出現在實際生活中的分分秒秒，成爲工業革命新生活的參考點。比方說，在美國工業革命搖籃的新英格蘭地區，工廠開始用「十分鐘」或是「刻」作爲生活作息的單位。以麻州霍約克工廠的新工作表來說，它規定早上四時四十分起床；早餐依季節變化在六時半與七時使用；中午休息三十分鐘，晚上則在六時半放工，都以鐘聲爲記。

李男提供

時間的精細化也象徵著工作型態的種種改變：工資的發放方式，從工匠學徒制的按天計酬逐漸過渡到按時計酬。剛開始時工人對新制度是懷疑而不滿的：時鐘爲準的工作時刻無法完全貼合他們比較熟

悉的自然變化。而他們更質疑能夠「掌握時刻」的資方搞鬼，利用鐘聲偷偷讓工作時間延長。不過，這些質疑聲浪隨著公共時鐘塔的出現開始消失。就像中世紀城市中央的教堂鐘塔一樣，這些時鐘塔象徵了新社會的標準，用更精細的時刻區劃隨著鐘聲散布到監獄、療養院、醫院、學校，還有每個人的家中。

其次是時刻的同步化。這也是社會扭緊發條的關鍵。隨著新生活方式的普及與擴大，區域性的時刻區劃已經無法滿足新社會的需要。以遠距離的聯絡來說，以往的美國信件郵遞以天或周爲單位，工作表的查核也不嚴謹，但在鐵路完成後，來往兩地的商人或旅客需要有更精細的時刻表與標準時以便於估算到達的時刻與搭乘時間，郵件也因仰賴火車運送而更迅速，工作表也更詳實。

時刻的同步化與標準時的產生是緩慢的協商過程，但新技術產生的社會風險加速這種工作的進行。比方說在電報廣泛使用前，鐵路的班次不多，理由之一是避免不同火車因爲時刻的誤算而對撞──雖然實際上這種意外還是時有所聞。而當火車班次增加，加上服務範圍擴大，地區時的繁複換算變成可怕的負擔後，標準時刻成爲社會的共同願望，而主導新社會整合的鐵路公司自然是這個協調機制的推動者。雖然面臨部分的反彈，一八八三年十一月「鐵路標準時」正式上路。「區域時必須要淘汰！」是提倡者的堅持。

而標準時的制定落實了時區的觀念。在以往「看天定時」的時代，各地區往往以日正當中爲十二時，並以此調整自己的時鐘。也因此每個地方的時差：不是小時，而是以分秒計；十分瑣碎與分歧。光美國一地就有上百個地區時差：加州的沙加緬度與東岸紐約市的時差是三小時九分五十一秒，而與同在西岸舊金山的時差則是三分五十六秒。

顯然要用標準時讓大家方便使用，就得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人對自然規律的感覺。而新社會的運作所形成的人爲的「數位化」時區，是二者協調的結果。以美國來說，它先將當時鐵路公司所使用的五十個地區時簡化成五個時區，並且約定以小時爲單位，每個時區都相差一小時。而約略與此同時，有志之士也將此概念推到國際。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召開「國際子午線會議」，讓世界主要國家逐漸開始使用格林威治的世界時區分劃。雖然當時國與國間的聯絡尚未如此迅速與普及，但是世界已經開始同步化，以一種新律動一起呼吸。

至此，全球化的時間出現了，雖然在精確度與精密度都還有改進空間。它不但建構了現代社會的種種行動，也刻劃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上。「時間就是金錢」不再只是道德勸說；它有實質的社會意義。一個上班族曾跟我分享她節約時間的經驗，或許是最好的說明：「我每天一定勉強自己要比別人早起四十分鐘。因爲這樣才可以早點出門上班，先找到公用停車位，不但可以省下停在私人停車場的昂貴費用，而且還不會遲到。你知道，公司以打卡鐘爲準，遲到每半小時要扣一百元薪水。告訴你，我很知道什麼是「時間就是金錢」。這樣做不但省時間、有效率，而且可以有更多時間思考與生活。」

當然，以上故事常聽到，特別是談「做時間的主人」之類的勵志文章上。我們好奇的不是這些人節省了多少時間，而是省下時間的同時，他（她）們在過什麼樣的生活。他（她）們或許各有所長，奏著自己的節拍：有人在時差的縫隙中跳躍，晝伏夜出，在全球化的訊息中飛舞著即興的斷章。有人每天以最急板努力工作，以便挪出時間到某觀光勝地去「度假」，劃出生活的休止符。以往的生活或許是缺乏起伏的優雅行板，但現在卻又變成不可企及的理想。

時間也許不會給我們任何答案，但是我們似乎從那看到自己，看到我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從過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現在的分秒必爭，我們看似掌握時間，但同時也被時間所定義、所掌握。或許，這種科學與社會相互追逐的過程，才是看似千變萬化的現代社會中最堅定而永恆的文化韻律吧！ □

郭文華
陽明大學通識中心

更正啓事：

本刊377期〈熱力學的發展簡史〉一文，「焦耳奠定熱力學基礎」乙節（P.13）有兩處年代誤植，特此更正：

1. 第三段第一行「一九五二年，他又發現氣體……」更正為「一八五二年，他又發現氣體……」
2. 第三段第九行「一九四八年，他透過實驗證明，……」更正為「一八四八年，他透過實驗證明，……」